

水牛出版社

哲學叢書59

對人的挑戰

保羅・田立克 著 / 陳俊輝 譯

哲學叢書59

對 人 的 挑 戰

保羅·田立克著
陳 俊 輝譯

水牛出版社

對人的挑戰

哲學叢書 59

著者：保 羅 · 田 立 克
譯者：陳 俊 輝
發行人：彭 誠 晃
出版者：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金山南路一段 135 號 2 樓
電話：3 4 1 0 2 7 5 • 3 2 1 5 6 4 4
郵政劃撥 0013932-1 號
初版：中華民國 68 年 4 月 30 日
再版：中華民國 79 年 4 月 30 日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0628號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譯序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提摩太後書四：七、八）——

如果人類當前的處境誠如田立克（一八八六—一九六五德普魯士人，畢生致力於神學、哲學、心理學及藝術的探討與溝通，乃二十世紀頗負盛譽的偉大宗教哲學家）在他的另部宗教哲學文獻：「新存有」（The New Being）一書之「掌權的與有能的」該文中所預示的：「我們所有的人都站立在對生的疊惑與死的焦慮之間，而往往是佇足在對生的焦慮與死的疊惑之間。」則譯者就要這麼的詮釋：冥冥之

中在個人裡頭有着一股莫大而有能的力，可叫我們去接受所謂生命雙臉的統治者——生命的創造與毀滅的過程中之自由與命定、偶然和必然、責任和悲劇——去接受生命雙臉的統治者所造生的蠱惑與焦慮，並去接受生命中凸現的榮耀與怖慄。儘管這股能力爲君等稱呼作宇宙的造化者，神、或命運之神、或超自然力、或天性中之聖愛也好，在個人的體驗裡頭，其所給予心靈確信的震撼力，實較於隆隆的砲彈的爆炸聲，於墳塋邊旁的啜泣聲，臥於病榻罹疾者的吁嘆聲，以及垂危之人的呻吟聲來得猛烈、來得扣人心弦。這股力給了吾等無以規避地去自我遂現、自我踐履生命完滿意義的勇氣。

一言及「勇氣」一詞，即直截地惹人記起或云：「丹麥瘋子」的祁克果在其親著：「致死之病」(The Sickness Unto Death)一書中所強調的個人的自我喪失與割離，並極端的孤獨和焦躁不安的問題；此亦聯想起保羅·田立克在「生之勇氣」(Courage to be)書中所言說的：對無意義之體驗及作自己的勇氣是上世紀末以來的視覺藝術的關鍵。在表現主義及超現實主義中，存在的表面結構已破

壞無遺了。構成吾人日常經驗的範疇已經喪失了能力。本質的範疇已失去，固定的物體猶如繩索般已被扭曲、絞歪，事物的因果關係亦已被忽視：事物變成完全的偶然。由生物及非藝術上的觀點來看，一切生命的有機結構已被砍成支離片片，而且任意的被重新組合。至於人類心理的發展，無庸置疑亦是遭受到重新被估定的命運了。

是故，我們可以瞧見，當代藝術的每一形式，譬如詩人、小說家、戲劇乃至畫家，在在都向我們顯示種種的分離破碎感。而所謂現代文明人所罹患的文明病——精神分裂症、歇斯底里症（hysteria）……等等因源，乃脫却不了由此項自我認識感之喪失所惹引起的諸類病症的影響的嫌疑。

而歐美因應於心理治療、精神治療的心理醫療機構即有所謂心理分析，乃至存在分析的意義治療學之應運以生。雖然心理學界打從有了佛洛伊德在一九〇〇年問世了的「夢的解析」一書之深一層的探究出、揭示出人類潛意識，及一切慾望、意志之根源和現象，而宣告一項偉大思潮的誕生，但個中成效，即佛氏所研明出

來的「人」，確已非中世紀宗教哲學上所高聲疾呼的「宇宙主宰」，其亦非我國儒家所捧示的「萬物之靈」，更非是聖經所闡釋出的「新人」(The New Being)。因爲，佛氏的泛性觀及生物機械觀並未能全貌地、和盤地證明人性的全部現象，更無法清晰明瞭地解釋出人之有異於禽獸的根本因素——卽人能高凌自我超越的精神境界。又時下友人亦云：一度風靡於世的存在哲學是以「反抗」作主要內容的，這不無道理，亦不無理論根據。但真意的、深意的反抗，絕非所謂法人沙特式的存在主義的憑白「嘔吐」、「荒謬」、「空無」……等一味的競走極端，乃是回返到自我，去反抗非人格化、泯滅人性化的機械社會的使個人自我轉變成無血無肉，殭屍般地、死板板、硬邦邦的「物體人」、「東西人」、「事物人」。弗洛姆說得好：「人不是一個事物」。人真是個踏踏實實、栩栩如生、生氣活現的人呀！此正與聖經所示言的：人是神的形像所造，是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以弗所書四：24）之內質的活人相映成趣（雖然自始祖亞當犯罪之後，人類身上所帶有的神的形像已被扭曲、污損、糟蹋……。但是，靠着救世主耶穌寶血的救贖與成全，此活人

的形像又再度復原，與甦活了起來。）。

把人當作主要在追求慾望滿足之存在體的舊心理動力觀，可謂已被一種把人視為其個人生命之目的，乃在於實現自我、發揮自我潛能之存在體的新人間觀所頂替了。此即在說明，人在發揚自我所蘊化的潛能，故人類真實存在的全盤現象，是難以給予描述與無法給予界定、限量的。「人」也像那在舊約聖書出埃及記第三章中記載的：「摩西對神說，我到以色列人那裡，對他們說，你們祖宗的神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他們若問我說，他叫什麼名字，我要對他們說什麼呢？神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或作：我是我是的），又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那自有的（我是的）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那位「我是我是的」神一樣的令人百思莫解。

人的實存現象就是這麼的撲朔迷離，叫人難以把握，也叫人難以鋪敘。不過，人們若將吾人平常自己所言及的像「我是……」（諸如：我是什麼什麼……，中的『什麼』即超越了存在，而含有本質的意味）瞭解成「我必須……」；（此乃因我

們受到了某些情境、本能、遺傳，乃至外在環境因素所塑造造成）；瞭解成「我能夠……」（諸如：我能把自我抉擇的理想投射於未來。），則多少對某個人的心思行徑當可了然一番。

然則，若須更深一層的去瞭解人類存在的高等面目、神聖面目，那麼就非得把「我應該（I ought to……）……」（諸如：我應去履行、去實踐某樣道德性、倫理性、宗教性的條目或規戒……等等）此語彙所隱射的道德（甚至宗教）的範疇括入不可。在人存在水平面上，發現臻往崇高之真、善、美、聖的垂直面的概念，可謂是「高度心理學」的不朽貢獻。

人有須作的，應踐履的基本義務、基本責任，才可履現出人生存活的雋永意義，與永恒的、高尚的價值。而如此的遂現可正顯示出：某個人人格的完整，內在的自我整合始得到完滿的構成，充實的實現。

人，一旦在整個人生之現實與理想之間，發掘出所謂深具規範人性之功能的「責任」（responsibility）來時，他也就能在時間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三度空

間內覓取到自我的證同感、自我的重整感、自我的統合感，亦即是說，個人對自己、對他人，甚至，對所信仰的神，有須負起應去履行的義務和責任。

個人對深具永恒意義、永恒價值的未來理想，若果有了證識的歸屬感之後，庶幾也就能依循天性中所蘊育的神聖美來美化、彩飾己我的人生，甚至為價值本身犧牲性命亦在所不惜呢！

為世人獻為燔祭，捨生取義的耶穌，豈不是此項論點最美的典型，至佳的註腳？

諸如：「仁」、「義」、「愛」……等無形的、高超的價值概念若真為吾人奉為個自追求臻往的神聖目標，自我完滿履現的鵠的，則界於生與死間的蠱惑、焦慮、空無、虛無、嘔吐、悲劇、怖慄，乃至困苦、飢饉、監禁、鞭打、刀劍、爭戰……那堪足慮？那堪足懼？可不是？最後願以個人所喜愛的德國詩人賀德林頗負盛名的一段詩句作結語：

神雖不遠，

永恒的現在

八

却難以把握。
但何處有危險，
信仰者就出現。

譯者 一九七八、七、廿一識

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

※註：

△該序係譯者於金門戰地服役期間不揣固陋由所發表之：「我信故我思」一文（原刊於『正氣中華報』六十四年五月二日）加以修繕而成，有感於拙文與拙譯有些淵源關係，故爰引作序。

①這本書中人名、地名，或專有名詞，或田氏原著以斜體出現之醒目的關鍵字眼，均附上原文，特此註明。

②該序取材於田立克另部著作：「新存有」。及雷登·貝克等著（H. M. Ruiten Beek）：「存在主義與心理分析」等。

關於作者（譯註1）

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是當代新教神學家與宗教哲學家行列當中最負盛名的一位。一八八六年八月誕生於布朗登堡（Brandenburg）的普魯士省（Prussian），靠近希萊辛（Silesian）邊界的希塔哲德（Starzeddel）小鎮。其父為該鎮上普魯士地方教會（路德會）的一位牧師，於當地的教務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一位出類拔萃，個性剛烈的人士。其母係來自瑞南（Rhineland），有着不同的宗教傳統，亦是擁有一份堅毅不拔的性子。時年屆十二，尚為孩提的田立克，即被送往距家不遠的一所人文高等學校就讀，他在那兒共逗留了兩年，直到全家徙居柏林為止。

對於早時的環境，田立克即開始有了他對情感和思維中所謂「浪漫主義的」(romantic)傾向，亦即對大自然和歷史感之「審美的——沈思的」(aesthetic-meditative)姿態底若干端緒摸索不停。這些影響，田立克相信：乃是被其畢生「與大自然作實際的密契」(actual communication with nature)：被「充斥着大自然神祕主義的措辭之」(德國)詩學的撞擊」(impact of [German] poetry……full of expressions of nature mysticism)和其路德會的背景所強化。這在喀爾文主義裡頭却不是如此。早期的偏執狂，顯然在他的一生之中留有潛力，且又提供了某些批評家認為在田氏的哲學裡有着泛神論的曲解。

一九〇〇年，田立克隨同家族的遷徙，而轉至柏林的威罕高等學府(Friedrich Wilhelm Gymnasium)，四年之後，獲准進入了柏林(Berlin)、底北根(Tübingen)與哈勒(Halle)神學院。一九一一年遂在布萊斯勞(Breslau)得到哲學博士學位，一年後，又在哈勒獲取神學學位。翌年，即被委派作為牧師，在毛比特(Moabit)充作短期的教區長，未久，第一次世界大戰旋即爆發。

戰爭及其餘波在田立克的生命之中乃印證了一段決定性的時刻。居家，緣于浸淫於傳統權威的氛圍裡頭，故而，在其週遭遂早就開始觸覺出了一股「窒塞與侷限」(narrowness and restrictedness)之明確的意識來。同其父若干的論辯之中，即可睹見到田立克是持用着一種獨有的哲學立場，去闡明出某些自發性的掙扎力。戰爭的體驗——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任職軍中牧師——迫使他擴展了對權威的抗斥，以及向社會並政治的範圍做些許自治性的爭求。這種情勢導致了一九一八年德國的革命，更且肇始了宗教社會主義的運動。田立克與此項運動乃有着緊密不可分的關連，而且又成其領導靈魂裡面的一頁。那就是一種 *kairos* (譯註2) 的情境，他覺得那是一種與諸創造的可能性有關的「到時候滿足了」的情境。這一 *kairos*，在田立克的言論與著作裡，是亟力要去解釋與處理的。特別是經由在戰爭終了謝幕上被創立出來的定期特刊：「*Blätter für religiösen, Sozialismus*」便如此，在這段期間裡頭，因應於專意于尼采的「辯證之是與否」(dialectical Yes and No)，田立克即更明瞭地界定出了他對馬克斯「辯證的是與否」的態度

。儘管後者爲共產黨徒所「利用與濫用」，而前者又爲納粹所「利用與濫用」。

於此同時，田立克亦在追求着他學院的生命。打從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四年，他即擔任了柏林大學的神學講師，此處即爲他對「文化神學」發生興味的所在地；一九二四年在馬堡（Marburg）充當着系統神學的教授（斯地，在神學上新正宗派「基要果效」裡，他始同此派以及海德格Heidegger的存在主義接觸着），一九二五年在德瑞斯登（Dresden）技術學院（Hoch-Schule）任職宗教學教授；一九二八年在萊比錫擔任神學教授。最後，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在梅恩的福蘭克佛爾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Frankfurt - am Main）任職哲學教授。他的全盤興趣至少是像神學性的，乃是有着許許多多哲學性與文化性的意味的。

崛起的希特勒運動使得德國「宗教社會主義」碰上了一項嚴重的難題。原因是，某些人士（在他們當中的衣爾希 Immanuel Hirsch）在納粹主義裡頭睹見到了一種 Kairos 嶄新的，且又惹人熱狂的表現。可是，田立克却徹徹底底的拒絕了這項詮釋，故當希特勒攬權之時，旋即被革了職。

一九三三年的夏間，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出現於德國，快捷地將田立克邀請去紐約聯合神學院。田立克和其家族於該年的十一月抵達，遂着手與聯合神學院連繫，且擔任了哲學的神學教授，一直到一九五四年退休為止。自聯合退休了以後，其立即受聘任職哈佛大學教授，也在該處繼續他的講演、教授與著作。它們使得田立克在歐洲與美洲造就出了鏗鏘有力與智識的威勢來。雖然他在一九四〇年成為了美國公民，却仍與舊有的世界保持延續不斷的連繫、接觸。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就有好些次返回德國去。

田立克早期的「浪漫主義」遭受了他全盤參與德國的古典哲學，特別是謝林所加強的。謝林是他最早時候哲學著作的主題。在謝林的所謂「第二期」（second period）裡，他目睹了「今日所謂存在主義運動的肇始」（the beginning of that movement which today is called Existentialism）。恰值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田氏即發現到了祁克果。後者的影響在一九二〇年間的德國變得極其有效力。路德會傳統的神秘面，特別是鮑曼（Jakob Boehme）始終與他意趣相投，